

思念集

贾植芳先生
诞辰百年纪念

张业松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念集:贾植芳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张业松编.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458-1292-3

I. ①思… II. ①张… III. ①贾植芳(1919—2008)
—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8040 号

策 划 杨斌华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邢 侠
美术编辑 邴书径
技术编辑 吴 放
摄 影 沈建中

思念集:贾植芳先生诞辰百年纪念

张业松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0.5 字数 290,00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292-3/K·231

定价 70.00 元

目 录

何满子：为贾植芳祝寿 1

王安忆：贺贾先生九十大寿 5

章培恒：在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
的发言 6

赵长天：敬重贾植芳
——在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
会上的发言 8

孙 钿：哀贾植芳 10

陈思和：五年来的思念 12

李 辉：先生的来信 19

董大中：乡贤、前辈、师长——怀念贾植芳老前辈
..... 21

钦 鸿：贾植芳先生给我的十封信
..... 32

[日]坂井洋史：贾先生的教诲 40

张新颖：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
..... 45

宋炳辉：贾植芳：从翻译实践考察其人格精神及其
学术贡献 48

何 清：怀念：在先生远行以后 57

康 凌：编书这么小的事：贾植芳与《巴金专集》	63
彭小莲：书斋外的学者——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70
卞志刚：悼念深情如父的贾植芳先生	98
[韩]朴宰雨：回忆贾植芳先生与韩国的缘分	105
常 楠：从一封珍贵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信说起 ——兼谈贾植芳先生的巴金研究	114
周立民：历史的记录 ——从贾植芳致巴金的一封信说起	122
孙正荃：我所了解的晚年贾植芳	129
毛巧晖：记忆中的“老舅”贾植芳	132
魏时煜：“真人”贾植芳	137
[美]舒允中：贾植芳对鲁迅的承传	140
严绍璁：贾植芳先生的比较文学观	146
严 锋：贾植芳与中国比较文学	150
王晓君：贾植芳与海外华文文学沙龙	156
权绘锦：“贾植芳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四个维度	158
赵建国：贾植芳为什么翻译契诃夫？	164
杨万寿：贾植芳与现代文学	172

王 锐:艺术直面“人的问题”——贾植芳小说简论	179
王明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回望 ——写在贾植芳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	191
李春霞:谈贾植芳与果戈理的小说创作	197
钱秀琴:激情涌动下的癫狂与沉郁 ——论贾植芳小说的语言艺术	206
傅 彤:新现实主义电影视角下的《一幅古画》	214
李惠芬:学者为人 ——也谈贾植芳先生	221
孙玉玲:灵魂警醒与文化思索 ——贾植芳战争文学探析	230
刘梅兰:贾植芳戏曲观漫谈	237
马丽娜:贾植芳思想中的人文关怀探析	245
罗 孚:贾植芳和汉奸问题	252
符杰祥:记贾植芳先生:一个同乡的回忆	255
李 浩:怀念贾植芳先生	258
沈 扬:贾植芳:晚年笔墨中的精神慧光	261
孙琴安:贾植芳:大学图书馆是大学面向世界的窗口	266
刘炳善:贾植芳《狱里狱外》	270

李 勇、闫 巍：贾植芳：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驱	271
李 勇：黑白人生——致贾植芳先生	276
范若愚：登门(小说)	278
张业松、周立民、金 理：感激和骄傲	
——“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	
交流会”侧记	280
薛 栋：精神寓典籍 大爱传河西	
——贾植芳先生藏书捐赠河西学院记	
	285
河西学院：我校举办“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学术研讨会”	294
甘肃河西学院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日程安排	295
贾植芳先生著译目录(张业松)	297
贾植芳先生评介和研究资料目录(张业松)	
	300
编后记	324

为贾植芳祝寿

何满子

贾植芳兄今年 89 周岁，按中国习惯，以虚龄办寿庆，应该祝贺他的九旬大庆。去年几个老朋友祝贺他的生日聚会时，便有人怂恿我作一篇为他 90 大庆的祝寿辞。这篇文章很难写，他这 90 年不仅是风风雨雨，而且经历的是严霜烈日。说实话，老贾能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摧折和磨难，坚强而又皎洁地挺存到今天，绝非常人所能办到。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如果祝寿辞不是一篇虚应故事、以华美的词藻编织成的称颂之辞，而是恰符他的生平和人格的表彰，那我实在无能，哪怕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没法写得像样。虽然，我和他相交了半个多世纪，还遭受过共同的灾殃，可以忝称知友或至交；但我多番经营、踟躇，仍然不敢动笔。

于是我想，与其作一篇秀才人情的祝寿辞，倒不如记下一点和老贾交往中的前尘旧影作纪念，有些旧事或许可以逗起他的回忆，在举觞称庆时赧然一笑。

我和老贾缔交于 1949 年，那时我在大众书店上海店编辑部负责。记得好像是梅林推荐他的一本译稿，恩格斯的《住宅问题》，我约他来面谈。这之前我曾读过他的几种小说，特别对《人生赋》留有较深的印象。一种说不出道理来的悬揣，我觉得小说的作者应该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壮汉，兴许是小说署名“杨力”的“力”字作怪吧。那天，他和夫人任敏一道来了，一见面，这个署名杨力的贾植芳竟是一个如此瘦削甚至显得干瘪的小个子！我有点吃惊地冒出一句：“你就是杨力吗？”他有点发怔，风趣地回答：“是。还有假吗？”他，任敏，我，都不禁笑了。

促使我们交往密切越来的触媒，似乎不是文学，也不是什么事务，而是酒。当他次年由苏州搬到上海来以后，我是他嘉善路寓所中的常客，至少

是隔天在他家里一同喝酒。1951年，两人同在苏州“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半年中，每到下午三点自由活动时，他就经过我的宿舍门口，喊着“老何，喝酒去！”以至我同室的学友都学会了他的山西腔“老何，喝酒去”来调侃我。在举杯神聊中，我爱上了他的机智、风趣、乐天、坦率和旷达的心性，这种性格和品格几十年一贯制，经历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始终未变。

可是，有几件事，却是镌刻在我记忆中永不会磨灭的信息。我以为，这几件事足以看出老贾人格的核心。

老贾给人的最初印象甚至长期印象，是他为人坦荡、风趣、随和，与物无竞，像是个无棱无角、遇事随缘的好好先生。往好处说是久经历练，宽容大度的君子；往坏处说是老跑江湖，老于世故的油子。绝没想到在节骨眼上却是坚持、执著、寸步不让地守护原则和信念的硬汉。1952年年初的一件事让我看到了他性格的这一核心部分。

那时，我们同在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他是系主任。我开的课中有一门“文艺批评”。那时还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前，虽然教学上的框框还没有后来“舆论一律”下的严峻死板，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限制是隐约存在的，总之，大家都有某种戒心。学期开始时，华东教育部高教处处长曹未风邀集各大学文学系的教师开座谈会。曹未风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对文学教学相当关心，会上讲述了文学教学的各种问题，也涉及文艺批评的标准，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批评规矩。领导的意见虽然不是有约束性的规定，但多少是“打招呼”的所谓“吹风”性质，不能不认真对待。那次座谈会老贾因事没有去，会上吩咐回去要向系里传达。

我回来向老贾转述了座谈会的情况，讲到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时，我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观，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标准”。我这课该怎么教？莫非该讲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类昏话吗？

老贾老半天沉吟不语，猛吸着烟，突然，他将烟蒂狠劲地摁熄入烟缸，拍了一下桌子，激动地说：“大学课堂里是讲真理的，不是讲政策的！”

过了片刻，他在室内来回踱步，平息了激动后对我说：“你不要写讲义，不要发讲义，你讲你的。”

他的意思当然是告诫我要不落言筌,其实这也是鸵鸟政策,不发讲义也有学生的笔记。我说我避开敏感的问题就是。

从这件小事,我体认出老贾绝不仅是嘻嘻哈哈说说俏皮话,什么都能容忍的犬儒。

这年下半年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撤销。9月份,高教处找我谈话,说是要派我到芜湖安徽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安师大)去任教,表面上虽是征求我的意见,但事实上是无可还价的。我家属在上海,没有去外埠的思想准备。虽没有回绝这一分配,心里却在打另外的主意。那时我实在不识时务,不懂得在解放后的制度下,“人在单位中”,必须在某个单位花名册上列名才能存活,竟妄想像解放前那样当职业作家。我的如意算盘是,当时正在写几本评论古典小说的书,同时,顾颉刚、赵景深又约我为新成立的四联出版社将《聊斋志异》选译成白话文出版(后来3本论古典小说的书和4种《聊斋志异》译本都在1954年出版),靠版税也可以维生。当时老贾已转至复旦大学,我特别到复旦他的宿舍中去访他,商谈此事,听听他的意见。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陈述我做自由撰稿人的打算,任敏还一面说:“生活有困难大家朋友好帮助嘛。”不料,老贾却将酒杯往桌子上使气地一放,圆睁了眼向我开训:“绝对不可以!”说我异想天开,做白日梦,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世道。一顿训,训得我哑口无言,这才缓过来劝告我,说可以拖一拖,争取另派工作。后来,果然如他所说,我被派到新成立的华东速成实验学校的高中师资训练班去讲课,既不离开上海,也避免了他所说的“异想天开”的做职业作家的蠢举。

这一回,我体认了老贾实心为朋友打算,真率地进逆耳忠言的坦荡性格。

1955年春节,当时在台盟工作的朋友张禹得了一笔稿费,老贾作主,要他拿出点钱,由老贾包梢,在锦江饭店订席,邀集上海的朋友欢聚。那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正进入高潮,胡风在文联会上辩驳的发言刚由《文艺报》发表,席间朋友们都纷纷议论这件事。老贾忽然激动起来,拍拍掌叫大家禁声,站起来举着酒杯说:“老胡这篇发言还敢提点不同意见,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骨气,是条汉子。大家起来为他干一

杯。”在座的朋友都举杯响应。老贾是乘着酒兴，说的也是大家有同感的真心话，当时虽然谁也没有超人的想象力，能料到不久就会兴起以政治手段来干预文学的冤案，但其时一面倒地批判胡风的气焰已十分炽烈，稍微有点心眼儿的人定会出言谨慎，这事也可显出老贾的率真品格。

是年5月13日，舒芜构陷“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出笼。几天后，老贾和我等大批朋友都被株连入狱。最蹊跷的是，不知是从什么渠道，上面知道了老贾在锦江饭店举杯为胡风浮白之举，这次聚会被上纲为“胡风集团布置退却”的集会。什么叫“捕风捉影”？这就是。

1994年我和老伴举行金婚庆礼，在上海的当年锦江饭店聚宴的朋友都应邀参加了我俩的金婚宴。席间，老贾举杯道：“1955年在锦江饭店一席酒，是我发动，大家都去坐牢。这回如果出事，你老何负责。”这便是老贾的风趣，却令人感慨系之。

老贾从1955年起坐了12年班房，释放后又挨受了12年的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我们才重晤。令我惊讶的是，他的外貌几乎没变，还是我初见他时的30多岁的模样，一点不见老；更不说性格、脾气和谈笑风生之一如既往了。总之，从身体到精神，对他下了大劲的“改造”可是白费劲了。他却还调侃我，说：“老何，你这个花岗石脑看来原封不动。”

倒是前年任敏之死，刹那间改变了他。失去了60多年患难伴侣的老贾一夜之间变得龙钟了，平时调笑戏谑不离口的他也变得沉默寡言，耳朵也更重听，复杂一点的意见交换必须诉之于笔谈了。所幸没有老年人常患的心脑血管病，比起多数同年龄的人来仍不显老，思维也很活跃，还能写作和接应纷沓的宾客和门人，也堪称人瑞了。

我在上海的朋友中以他为最年高，因此，每年春节，我只去他家拜年，其余的都比我年轻，该他们来拜我的年。除了特别有事必须见面以外，每年也只会晤这么一次。今年当然要去拜寿，就以此文预作祝寿之辞吧。

刊《世纪》2004年9月号

（原载何满子：《文心世相——何满子怀旧琐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

贺贾先生九十大寿

王安忆

贾先生：

我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有了您在，许多品质和学识就有了传统，更重要的，有一种性格就可以生动地影响我们。这种性格是真正的纯真，它澄清了世俗的晦暗，让人生明朗——即便是处在罹难中，这就是您的性格。我没荣幸做您的学生，可在心里，我一直当您是老师，在此，就允我以一个学生的名义向您道贺，贺您大寿！

王安忆

2004年10月11日

（原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壹卷合刊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在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章培恒

敬爱的贾先生,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今天我们聚在一起,以崇敬和欢乐的心情,祝福贾先生的九十大庆。

我是贾先生的早期的学生之一,所以除了和大家一样具有崇敬和欢乐的心情以外,还具有很深的感激和骄傲的心情。感激的心情是因为就我个人来说,贾先生教给了我很多。既教给了我做人,也教给了我做学问。尽管我现在所从事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但是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如果说能够有一点成绩的话,那么跟我的古代文学的两位老师蒋天枢先生和朱东润先生的教导固然是分不开的,跟贾先生的教导同样也是分不开的。贾先生所教导给我的当然不是具体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跟路径,但是贾先生教导给我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和路径。而这个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和路径,是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里面,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非常需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指导,我当然还会做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但是跟现在的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而这种很不一样在我来看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应该说正是我所害怕的。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里面,有人说我的功夫都是邪派武功——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的邪派武功。换句话说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面并不是正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正宗实在是我很喜欢的,而这个不正宗也就是从贾先生的方法和路径里面所学到的。所以我想贾先生对我的影响或者说对我的学恩这个是一辈子的,既在做人方面也在做学问方面。我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感激的心情就是从我个人与经历感受到的。

另外还有就是骄傲的心情,这个骄傲是因为作为学生有贾先生这样

一个老师,这个是很值得骄傲的。我想刚才彭裕文书记讲到贾先生对复旦大学的贡献,也确实是这样。贾先生是1952年到复旦的,到1955年就被弄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执教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贾先生就培养出来了一大批的学生,包括今天在座的范伯群先生,还有现在的华东师大的张德林先生等等一大批,也不过是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但到贾先生复出以后,一下子又培养出来了一大批学生,在复出以后的学生里面,陈思和先生、李辉先生当然是最早的,那么像谢天振先生不算是真正的学生,也算从贾先生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下面还有一大批,这个一大批简直就数不清了,大概这里面比较年轻就是张新颖先生他们了。50年代的学生数得清,80年代以后的学生就数不清,就不去数它了。那么诸位学生能够有这样的一位老师在做人上、在做学问上、在培养学生上,还有培养广大的青年上——我现在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的单位里面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但是我们单位里面的很多同事都是从贾先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经常到贾先生家里。贾先生也都是把他们当作朋友一样对待。比如今天在座的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广宏教授,他翻译的一个著作,是关于周作人的,那就是贾先生给他写的序,实际上这个书的翻译也是受到贾先生的指导。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很自觉的拥在贾先生的周围,从贾先生那儿吸取营养。我想,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在今天还有那么大的青春活力,能够和青年打成一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想,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骄傲。

今天我们一起庆祝贾先生的九十华诞,我衷心的祝愿贾先生健康长寿,祝愿贾先生永远保留这样的青春的活力。谢谢大家。

2004年10月15日

(张业松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订)

(原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壹卷合刊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敬重贾植芳

——在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赵长天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庆祝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学术交流会。我先代表上海市作家协会,代表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衷心祝贺贾植芳先生九十华诞!

我认识贾先生将近 20 年,我当然非常遗憾没有缘分没有福气,像陈思和一样成为贾先生的弟子,但是我心里面是把贾先生当作我的老师的。这个话不是客气的话,因为我在作家协会工作,当然那么多的文坛前辈都是我的老师,但是我说贾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是有一个具体的意思。

1972 年,我那个时候在部队当兵,成都军区的空军成立了一个创作组,把我调到了这个创作组去。在我们组里面有一个部队的中年作家,他有一天就跟我说,我有一本书,一本非常好的书,我可以借给你看,但是有一个条件,第一你不能再借给别人了,第二是绝对不能弄丢了。那我说过好的,我能够做到,他就给我拿来了。拿来了这本书是什么书呢?就是《契诃夫手记》,贾先生翻译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贾植芳是谁,所以当时我对他印象也不深。我就是看这本书,觉得真是一本奇书。我后来好像也没见过有类似的这样的书,就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奇妙的变成小说和戏剧,我觉得再没有别的书能够再这么好的教给人懂得什么是创作。我觉得我对于小说的理解,最开头最主要的是通过这本书来理解、来知道创作的一种说不明白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后来等我到作家协会,有机会认识贾先生以后,才知道这是贾先生翻译的。

那么我有时就想,如果贾先生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只翻译

了这么一本书,贾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影响就已经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中国作家,是从这本书里面学到知道什么是创作什么是文学的。当然贾先生是远远不止这本书,这本书我刚才特地翻了翻《贾植芳画传》,好像里面还没有它的照片呢,说明这本书在贾先生的著作里面,还不是最重要的。贾先生还有更多更多的著作。而且刚才彭书记也讲了,贾先生又是作家又是翻译家又是学者。我有时候就觉得非常敬佩。有时候也可以有机会到贾先生家坐坐,到贾先生家坐在那儿我就在想,如果我那个时候有机会来复旦读书听贾先生讲课,我想听贾先生上课一定是一件特别特别快乐的事情。你和他坐在一起你就会觉得特别快乐,就特别有意思。那么,一个作家的天才,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天才,它就是这个作品什么是好,这个作品好不好,我觉得不是说不一定非要是什么深刻,就是有意思,我觉得这是说不出的东西,就是有意思就是有趣,跟贾先生在一起就是有意思。贾先生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天才。

对于贾先生,今天我这么一个发言,不允许我乱说,我只能占很少一点时间来表达一个敬意。那么我对贾先生我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敬重,我对贾先生敬重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敬重。第一方面的敬重是贾先生的人格,他对于社会,对于时代,对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学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我觉得贾先生吃了那么多的苦,到晚年,依然不变,这个是令人敬重的。第二个令人敬重的是贾先生的生命活力。贾先生在90岁还有这样的一种生命活力,看贾先生现在发表的日记,你看《新民晚报》刊登的贾先生到澳大利亚大使馆为了签证去做体验,看了真是要笑死人。就是觉得,怎么这样一位老人还有这样的一种幽默感,有这样一种活力。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令人羡慕和崇敬的,因为我觉得生命是最最伟大的。

最后我衷心祝愿贾植芳先生,当然不可能万寿,但是我想贾先生活到百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谢谢大家!

2004年10月15日

(原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 贰零壹壹卷合刊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哀贾植芳

孙 钿

不要忘记你的手杖
不要太怒气冲冲
且让我敬你一杯汾酒

你握住我的手
只对我说
难兄难弟啊难兄难弟

我们却在牢狱进进出出
悲惨的岁月
一年又一年
想起你
禁不住心酸流泪

人生啊
我们的人生
而你
逍遥去了
而我
尚在煎熬余生

且让我敬你一杯汾酒

我翻开你的文集
想起你
泪涌如泉
一路走好啊
不要忘记你的手杖

——2008.4 月

（原载钱志富：《孙铤诗歌赏析与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整理者小记：

整理者最早见到孙铤先生是 2001 年深冬，而孙铤先生辞世是 2011 年 6 月，也就是说，该诗的整理者与孙铤先生忘年交的时间差不多十年。在这十年中，整理者差不多每年无论是春夏秋冬，只要有机会，总是要赶到孙铤先生所在的住所，跟他一起谈论过往。孙铤先生活到 95 岁高龄，他的晚年还算平静和幸福的，老伴和儿女对他的照顾尽心尽力。老人很重感情，无论是对普通朋友或者当年的同案犯，只要有过交往，他总是深深地怀念着。所以，他常常写出许多纪念和怀念故友的文章和诗歌来。贾植芳去世之后，老人写成了这一首深切怀念之作。该诗被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孙铤诗歌赏评与研究》一书中。如今孙铤先生也已经去世整整五个年头了，睹其诗，想其人，感慨系之。

钱志富 2016 年 4 月 22 日于宁波大学